

宋學士全集

卷廿
墓銘

和6
952
~~44~~
21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二十一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舉人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昂校正

奉政大夫處州府同知兼攝縣事即墨周日祭修補

庠生張應廣重訂

墓銘 凡一十七章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銘

濠梁王佐其先府君之歿越六年矣今奉工部主事

杜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為之愴然而悲蓋當

皇上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濂

時應聘而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

業自砥礪薦紳之士多刮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
聞府君崇論宏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愧
自歎以爲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迨濂再召入禁林
府君已作土中人載感疇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
君諱濂字習古濠州定遠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肥
遯丘園人號善士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令酷愛
之俾爲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霍丘縣以積勞升安
豐府史達官知其能辟爲河南行省理問掾未命而
終母蔣氏府君嗜讀書知藝倫大義習爲聲詩音節
韻趣皆有法推擇爲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

濂一
作謙

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乖豪傑並起府君拊髀歎
曰事急矣保宗族以拯黎民可也乃走穎毫說其軍
帥曰民罹虐政不得已起爲亂矣當思有以靖之度
劉人以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
乎軍帥聞其言以爲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
部尚書非其所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
衆散漫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爲荒墟府君
察之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區豈欲從戎哉奮不
顧身出編虎鬚者志欲生蒸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釜
中耳竈火已燃尙自謂得計耶吾聞真主已建都

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
於是乘間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大師李韓公善長
時已在 上左右亟言之 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
悅會新設執法議理司方將選人以授遂 詔爲執
法官府君悉心詳讞務協厥中人稱爲平允丹陽令
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以情可矜恕敷奏
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子謙坐事械繫者久府君
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 上簡注之深陞爲中書真
外郎轉遷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郡
縣見貪墨蠹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

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 上下詔求
直言府君歷述災傷之病民竟爲之罷徵俄得末疾
家居者久之以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城
之寓舍壽五十又七以九年二月日葬于某山之原
娶李氏子男二人伯曰驥先十八年卒仲曰佐即來
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虞世
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熊衛千戶所鎮撫女二
人適魯其孫志遠高其孫男一人寧安府君軀幹昂
聳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其論議輒掀眉吐
氣指方畫圓袞袞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

緊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與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蹈湯赴火援之若行事有過差復面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納息弗能庚則皆實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專務以不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嗚呼爲士者內行脩於家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民吾同胞不幸亂離屠劉之何爲我務生之海寓載清式簪且纓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唯行之腴

契道之符不亟不徐循序而詳趨其亦有識之吉士也歟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墓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六歲以是月二十九日即塋縣東二十五里大樊山中去白麟溪三百步而近越四年己亥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視府君踰四歲越一十五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祔塋府君之穴夫人則是月

十一日勞氏則一十五日也府君二子漠沂以架閣君既棄捐今半月間二母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無生請從兗温州路經歷泳狀其群行來徵銘府君諱銖字彥平其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友受封至今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中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歙縣令凝道也由歙遷睦者則敷中侍御史自牖也自睦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也淮字巨淵於府君爲八世祖淮生照照生綺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璋處之青田縣尉府君之大父也父文厚母葛氏府君自幼輒失怙恃鞠於世母周氏府君事之

以孝聞年十六善爲廢舉之術未幾家大穰府君自綺以來八世同爨朝廷嘗表爲義門子姓之多至數千指府君與兄欽營田八百畝有畸建嘉禮莊以給婚媾之用俄撫髀喟曰大阿在室孰知其有剽犀刺象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爾予將爲萬里游當必有所遇即弗遇歸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親舊揖別從以三蒼頭上馬徑去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引重時脫脫道濟公入秉鈞軸日以致太平爲務一才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偉飭器之奏爲行宣政院照磨宣政蓋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氏事

權至重浮屠以幣交者府君絕弗復通門庭肅如江
浙行省右丞相朶兒只公以元勳碩德方領院事察
知府君之廉命持檄行浙東西一髮無所取諸浮屠
嘆曰凡受檄來者恒欲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聞
其還也錢積至數萬今鄭君橐中蕭然空耳其廉吏
也哉由是院之推廉吏者一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
云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
交有田二十頃餘既隸所中而都水使者汨江淮財
賦府復重賦之民日困甚府君爲聞于朝免之先是
徵民無藝歲有羨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共利之習

以爲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
無主名爲解弗聽乃計種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
日以千數稻田所素號米貨之府而爲之使者又總
攬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府君日糴于市處之猶
貧人然會從子洵來省覲一夕病卒府君哭之慟且
曰人生不翅朝露何以官爲即日解印綬而歸居亡
何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精密不妄嬉笑遇事各有
條理不可越尺寸聲嗟氣歎之間諸奴畏之甚於鞭
箠吳氏諱雙字齊祺生女曰潤歸義烏縣丞洪士瀛
勞氏諱觀漢沂蓋其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慈宰物

必均寧已劣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禱于上下神祇
 及有疾猶扶憊東面叩頭再拜遇漢沂慈甚勝人報
 其安寢目乃瞑不得報輒輾轉至旦勞氏亦奉承惟
 謹同處三十年穆如也次女曰潏許適黃育其母曰
 珊奴嗚呼府君在家能孝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也
 已銘曰
 厲行於門一何哲也出而用世又何察也烝烝兮能
 順皎皎兮弗涅也斷斷兮知止凝凝兮有發也懿哉
 若人名不滅也攷行造文勒此圓碣也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

鄭彥貞甫墓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
 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偽日滋此
 尼父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
 一日時縱有汚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
 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
 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
 為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家
 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
 躬躬畏謹正已以蒞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

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
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爲親而孰爲疏也
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
事功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
雖甚勞弗懈義淡仁孚和氣充牣四海之廣莫不聞
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
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揚張李之流誠所
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
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侮語一近藝輒白
眼望之聞人有輕已之言自責自勵唯恐如其料及

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
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
病在枕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
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
入口者三日鬚髮爲之盡白及至終喪張外舅必慶
憫諸甥笄笄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
肆虐戕賊骨肉者多矣恐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
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
然出游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傑斯在禁林黃文獻
公潛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

交論文談詩或至達且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真方巖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真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真爲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于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真尚風義舊與叅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爲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真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警者跛者彥真憫其顛連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飢者填門彥真積餘飯親携簞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

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鷄犬牛羊盡斂彥真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况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爲之奈何彥真曰爲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噓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東帛爲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國朝大兵

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爲扇鏹而去。」事平，遣帳前先峯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爲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于家。某月二十八日葬于諸暨州桐山鄉宜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士若鄉士大夫皆素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益吾屬將

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歛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郎中晏穆爲銘其墓。父文恭，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宗。文恭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爲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孫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弟子莫不畏之。量入爲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即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事郎次滉東陽丞人
謂才如長兄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滌庶出也女子
一人歸東陽蔣嘉亨男孫十人楨榘榘榘榘榘榘榘
杲柯女孫八人其二適嘉亨之子昭及其從子明其
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燾燾炎樵熒
熒光談濂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
皆從濂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遊宦南京彥貞之歿
歛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
紀載羣行鐫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
方來是猶可爲也於是不敢讓姑徇漢等之請而爲

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風氣敦龐臻于太康異體同心
情無不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
紛臂借褻秦法之涼肝膈充窒形骸閉藏愾我寤嘆
涕泗沾裳彼美鄭君沉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煬
內教云飭外政復葺規重矩疊適有耿光昌以致茲
日率其常或歛而舒或翕而張有子將將有婦洋洋
無間戚疏萃於一堂孰爲尊卑誰爲父兄至龢丕具
奚有眈眈封儻涉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爲善良
人亦有言此爲世坊非君之賢莫襲其芳襲之斯何

既明且剛以仁爲食以義爲漿翳能使昭枯堪再榮
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翮
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
仙華叩叩浦泖湯湯緬懷德人何日而忘

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
銘有序

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元朝列大夫浙江等處
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卒郡之壽俊與旁州之
賢凡知公者無不潸然流涕然公以政事聞于時高
年至八十三而終五男子嘗與仕版七孫亦蘄然見

頭角皆可以無憾顧乃哀之弗置者誠以一時遺老
日就凋謝而公又云亡古今文獻將何從而徵之邪
其子祖允等以其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山之阡乃命
弟伯衡躋門請製墓上之銘濂公之里中子其哀公
尤切於他人固不宜以不文爲辭初公之生也不聞
啼聲視之唯紫胞在地而臍帶紫絡之乳嫗撥開兒
始啼識者已知爲祥徵及長學經於許文懿公以才
推擇充府史尋入閩海憲府爲奏差憲使以廉直爲
同官所忌嗾御史劾之章未下即命奪使印公毅然
持不可使亦擲拾同官之過欲訟繫之公諍曰兩虎

共聞其勢不俱生明公柰何類之已而皆止汀寇謀襲臨漳公往督長吏爲備長吏欲藉民爲兵公曰民不知兵久矣一旦藉之必大致紛紜此非禦盜是增盜也長吏曰計將焉出公曰吾知所處矣閱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之擊賊竟獲其首禍者廣東部使者聞公賢稽其年勞辟爲書吏南海番禺二縣輸悍賦之外復有所徵號稅外錢以給上官燕私之須小民怨讟盈道路公聞白罷之朝廷每頒新鈔諸郡部使者必監焚舊鈔此故事也時使者與廣州守有隙恚不往司鈔吏積十五年不得調公復白而焚之俄

再入閩補令史於宣慰司聲稱籍籍行宣政院延公爲掾久之趙郡蘇君天爵來叅江浙省政極才公復挽之入省公遜與舒常弗之從蘇君遂兩用之公以蘇君知己遇事失當輒諍凜然有峭直風蘇君敬憚視之異他掾海漕之糧歲不下三百萬漕官多強取贏無錫州獨不與乃誣其糧惡不宜上供省臣怒欲加罪公命覆核之事獲免海盜起省發官粟募民舟載軍捕之舟未盡發而盜請降省逮民歸粟公曰言猶在耳惡可背之况民得粟必已食之既今將焉徵即徵唯徵未發者可爾省臣從其言蘄州紅巾搆亂

陷於潛昌化犯杭州省臣皆遁叅政磐君執敬獨坐
堂上以死自誓公說樊君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
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健兒不下數十萬公庫金
帛以萬計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邪戰而不
勝就死何晚也樊君不能從上馬迎戰而死公與掾
李樞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殺一人即携首受錢
二百五十緡民持刀爭奮數日之間獻馘者充庭未
幾辨章教化君復杭州公絕口不言功考滿謁選銓
曹中書叅議汝中栢聞公名家子欲引為右曹掾公
察其威權太橫力辭南還擢紹興路蕭山縣尹蕭山

民詭名匿其田賦科繇不能均一公令其自實田輯
為冊書凡有徵發皆視書重輕之兵興以來縣糧輸
衢處二州民憚遠征往往皆屬吏吏並緣為姦利糧
不時集主運者妻孥恒坐繫公釋之而罪吏期月咸
足且為立法每鄉置督運一人趣民各以糧赴江濱
仍驗糧寡多賦錢餼舟以行民大便之縣為吳越要
衝師旅經從無虛月誅索芻芟少不愜則侵掠居民
民畏之甚於鬼公儲峙既豐有犯者擒真於法士卒
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相誰何會歲儉弛湘湖之
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活餓者僚屬力沮之公

大言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儻有譴責吾
自任之民賴以生者以數萬計帥閻以元日至檄縣
市殺核諸物公發視甚執筆書檄尾曰四郊多壘
正臣子痛心疾首之時奈何襲太平故態飲酒爲樂
邪聞者愧服府公遣公之爲有難決之獄移公訊之
諸暨知州袁元以散耆年帛不明將搆以賊墨公推
其情乃吏與里胥爲濫元但不躬給爾公各坐以其
罪元致白金爲壽公曰吾知執法爾豈私爾邪卒却
之歲餘改本路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轉文
林郎行樞密院照磨僞吳張士誠據姑蘇既降公持

詔書往湖州責其戍將潘允明行郊迎禮禮成允明
欲西向坐公公正色曰以爵則我幕僚雖相向坐亦
以爲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使抗禮邪挾胡
床中席而坐允明懼服臨發驢米百斛錦二十端公
笑辭曰君謂使者而可以貨取邪時士誠新授淮南
平章政事開省蘇州士誠聞之請于康里丞相曰詔
使四出唯蘇照磨廉介士願得爲幕屬君耻之不往
復超今官叅政石抹君宜孫分省于處請公與青田
劉君基從石抹君方以討賊自任浙東倚之爲重每
事必謀於公公勸其禮賢下士安輯流亡招徠群盜

撫之以恩石抹君始從之衆心翕然歸後好自用幕
下士多散去部將胡君深章君溢亦擁兵觀望公獨
左右之不變復移書胡君等惓惓以共濟國事爲戒
石抹君多用故人攝縣棄行省承制所用者公曰今
朝廷不通事當一出行省柰何遣之石抹君愧謝越
部書佐李伏喜誇誕石抹君賢之薦授員外郎位居
公上數狎侮公人爲之不平公不與校既而伏以反
覆受賂覺石抹君械繫之公解之曰叅政始薦之今
乃囚之古之以禮進退人者其亦如是邪伏因得引
去經畧使李君國鳳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十羊授

公牧公曰某以非才爲省屬天使命之牧羊固當然
大敵壓境天使能出奇計殲之雖日烹百羊何害否
則某亦不保首領欲久爲天使牧羊得乎李君默然
元季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既降而復叛公秋毫
無所犯大溪吳誠七成擒官簿錄其家得帳籍驗之
莫府官無不受賂者獨無公名已而浙水東諸郡悉
入皇明版圖而七閩猶未附怨家告公長子仕閩宜
謫徙滁陽公就從無難色丞相李韓公憫公無辜欲
奏而官之者再公以年耄力辭遂歸卧金華某山中
左圖右史超然自得越十二春秋乃終未終一日精

神如常時，忽不哺食。越翼日，瞑目端坐。至夜，諸子進問所欲。公曰：「靜以俟，命無所欲也。」漏下四鼓，撼之則逝矣。是夜大風雨，居民見土馬雜遯，前籠絳紗燈，訶叱東去。民叩後來者云：「接蘇伯夔君子以爲異，公性敦恪，尚風義，率率務行及物之政，唯恐有受其害者。至於修水利，興學校，皆具有成蹟。然識量堅凝，不爲威武所遷，嘗從大司農受海盜降，分比其衆，寇不悅，嘯其部曲，大譟轅門，下衆皆相顧失色。公獨進曰：『天子以爾等本良民，迫於不得已爲盜，故遣使者諭爾降，爾果欲反，不畏十萬橫磨劍，邪？』遂巡而退，復從。

樊君督海漕，事用牲牢祠天妃廟，始降神，寇舟突而入，陪祀官解散。公謂樊君曰：「事不可中輟，成禮而退，神色自若，與人交，緩急可倚。」藉部使者有託其妻子者，使者亡，公禮之益厚，避兵登舟，逢故人兄弟，徬徨走水濱，亟呼與共載，行數里，所又見婦女羣泣，亦其友，母妻也。命舟師迎之，或止，公曰：「舟重，不能前，追兵且及，遑恤他人。」邪公曰：「死生有命，吾不忍獨濟也。」公之善行如此類者，甚夥。姑取其著者書之，餘不盡載。公諱友，龍伯夔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不敢字。其先居眉州眉山縣，文定公轍之長子，宋吏部侍郎徽猷

閣待制贈少傅遲來知婺州因家金華歿塋蘭溪之
紫巖鄉遂爲金華人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東
路經畧使贈少保蘄少保生江東提刑祕閣脩撰大
理卿謨大理生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吏部生朝奉
大夫顯謨閣待制知貴州熙貴州生通直郎兩淮轉
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從政郎淮安縣主簿鎮淮
安君娶潘氏無子以三從弟太學生鎬之次子爲後
即公是也上距文定公蓋九世矣公娶宗氏忠簡公
澤七世孫承順惠嘉爲一鄉婦儀子男子六人四仕
于元一仕于皇朝一蚤卒祖充將仕佐郎浦城縣主

簿師道廣東宜慰使司奏差繼兄肖德後伯衡前鄉
貢進士今自國子正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文辭雄
麗較之小坡斜川集有過無不及焉思誠天止善東
陽縣尉崇德將仕郎行樞密院管勾子女子三人長
適俞坦道餘皆天孫男七人恒恬悅恢愷忤忤孫女
五人歸曹源宗涵徐道餘在室嗚呼蘇氏之世非惟
以文學忠孝著稱而爲政及物之美亦代不乏人有
若少傅奏減吾婺市羅之額二萬八千有奇民爲立
祠少保歷典大郡所至以遺愛見思而大理之樹善
郭姦吏部之忠厚敦俗奕葉之間簪笏相映公又起

而繼之聲名烜赫亦不昭於前烈何其一姓之皆賢哉嗚呼自奮於榮名者易爲力而能續先緒於弗墜者難爲謀非天欲報功俾之世濟其美吾知未必能爾也嗚呼是則然矣發之蘇氏其積累深長實自少傅始後人因引而伸之公之仁民之功可謂侈矣其子若孫烏有不振拔者乎當知後之視公者亦猶今之視少傅也夫何疑哉伯衡與濂有文字之雅故竭蹶來山中請文遂歷序其事而歸之銘曰
眉山蘇氏稱三文光芒萬丈燭乾坤少傅守婺政以仁紫巖生氣凜然存珠明玉潤多後昆簪紱續紛紜

朝墩貴而尸位王之珉能守家法斯足珍維公挺生嘉兆甄鳴岐彩鳳瑞世麟從事太府歷粵閩其職雖卑氣益振峭直猶如古諍臣得失利害輒屢陳聞民有病眉則顰浙垣招充幕中賓孰知蘄寇紅爲巾囂聚山澤動作屯犯我屬部窺大藩用姓給號令編民殺賊如殺狐兔群有功默默不自言大官受降東海濱忽爾跳踉欲舞謹一叱鼠伏不敢嗔身佩縣章魚懸銀照嫗扞禦一以恩設心不讓漢吏循拔彼水火脫溺焚錯之華棖藉錦茵參贊宥密侍咨詢手持璽書諭霽昏中坐以示王人尊墩我以利耳不聞括氓

搆亂奔狂瀾障遏勿使成瀾漫海桑既變光嶽新携
書歸卧丘壑雲執節不仕為全人庶幾不負名家孫
春秋之高踰八旬儵焉觀化只逡巡大風挾雨來掀
翻士馬雜遝向東奔絳紗籠燈光吐吞騶卒前呵蕭
靈氛生為良臣死明神丈夫如斯世罕倫白右可磨
堯瑤琨史濂造銘焯墓門石從可泐名弗諼

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墓銘

府君諱順字至順姓曾氏邨國公四十九代孫邨國
家於魯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
子孫日盛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略

遷於臨川又十二傳至唐沂州刺史司徒生司空洪
立司空生散騎常侍延鐸常侍又遷于南豐生四子
長曰仁暄生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臨江新塗縣
之吉陽里文照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進士
仕至太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用易用生侃侃
生高安丞斧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
屏山之下生用先用先生嶽嶽生愿正愿正生翊翊
生汝舟汝舟生兼善能傳黃文肅公幹之學為時名
儒生軍器監簿天麒天麒倜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
天祥幕府又從買丞相餘慶等奉使於元竟全節而

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輒有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璧來，爲郡招府君與其子文莊侯陞共學。陞既秀穎，府君能與之競，爽其師胡君端一，亟目之爲二俊。當宋初改物遺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老爲之嘖嘖，愛賞元。至正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欲薦府君，才可用，監簿君止之。曾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迎以茂才舉，署饒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陞南雄州儒學正，士皆服其化，而爲率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

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場屋。鄉友范文白公惇清脩之士也，極慎許與。憫府君官不充其才，會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板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吏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稔府君，行欲強起之，府君辭已而長子受辟爲校官。季子以春秋舉于鄉，取第五名，文解。府君喜曰：吾何以仕爲？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相游。樂府君被服儼雅，揮麈談笑，瞭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不可得而侵也。善鑒定古器物暨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爲適，或取琴鼓一再行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

者游一旦遘疾預告終期召婚友入榻前與之言別
意甚懇懇介婦方歸寧命趣之還既至正衣冠起坐
撫幼孫頂曰吾遲汝久矣復東首而卧條然而逝實
至正七年春三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歛之日風
雨晦冥室廬之後大木俱拔君子異之九年春正月
壬寅奉柩葬于屏山麓堪輿家謂不利以其年月且
改葬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瘵疾
甚劇府君泣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
湯當瘳已而果然歷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沒大母陳
夫人年垂九十府君懼夫人之哀夙夜祇奉唯恐少

拂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沒矣季弟南園出
爲伯氏後仲娣生四子而夫亡子絕幼茫不知所爲
計從父兄孤子凡三偃偃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
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
一裁之以義郡守李章肅公偶聞府君爲佳士禮下
之李公後以誣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
駕高翔其知府君不下於李公及改守浮梁欲一見
府君走書速之府君即日命駕既相見勞苦甚勤未
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之大驚追餞十數里且曰公
能遠來何遽往如是邪府君曰既見君子不還將焉

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貧卹匱每不遺餘力臨川姜肅長沙譚志仁盱江王旭皆顛沛流離數瀕於危亡府君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君容貌魁梧須髯如戟爲文辭不務鈎章棘句而壹以理勝當是時若吳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皆海內師表每稱府君之賢不少置則府君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一卷未及成而沒府君補完之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自號唯庭遂以名藁吳公爲序作者之意今歲於家府君娶義門劉氏克盡婦道前三十一年卒子男子三人長曰紹唯平陽州儒

學教授次日折季曰魯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文辭麗蔚學者師之子女子一人分宜縣儒學教諭壽景堂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厘曰基曰齋曰均曰埴曰塾曰圭女六人長歸其餘未行曾孫男六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在幼嗚呼聖賢之裔自北而南者若孔氏之於衢顏氏之於蘇於闔曾氏之於豫章皆多子孫而曾氏爲尤盛紆朱拖紫以顯融于時在在而是常侍五傳至文定公鞏兄弟者出遂以辭章名天下何曾氏之多賢邪府君之先蓋與文定公同出於常侍奕世以詩書亢其宗府君

禎曰君非念後事乎有驥龍在君何憂禎喜力疾起拜曰此膝未嘗下人今不覺為君屈也竟不能食三日死驥龍為具棺斂買地塋焉後一年驥龍亦卒驥龍之從弟懋哀禎不娶而無子復合禎之所遺財市田二畝有奇入華林僧院俾立主以奉禎初禎善為學不治章句頗喜以詩自鳴翰林學士貫公甚器重之稍長習吏於浙西憲府部使者欲辟為屬不就天曆中有詔粉黃金為泥畫大藏經禎以善書應募法當得儒學官亦不就蓋禎氣岸多豪一言不合輒徑去故卒無所成名禎字仲貞武林人無他族屬其

世系禎未嘗言今皆不可知享年五十有四以重紀至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明年三月三日塋于王塢山原去驥龍之墓不二百步塋後四月懋復為伐石來請銘昔粵謝翱以善詩來游吳越間吾鄉岩南先生方公鳳實與之交翱死無所歸公為率一二友生塋翱于釣臺傍且刻碑志之其事與驥龍兄弟正相類豈聞公之風而興起者耶非耶先聖人嘗有言曰死於我乎殯驥龍兄弟蓋近之矣是宜銘之以詔後之人銘曰吁嗟葉生胡不恤汝家吁嗟葉生胡不就汝實而斂

汝華使千載之祀一朝而墜豈汝之不自力抑命爾耶幸有仁人既殯且藪汝已歸骨於此矣予尚何嗟

吳子善墓銘

濂之友吳中子善世家婺之東陽自曾祖某祖某父某咸爲儒至子善益務讀書從里之大儒陳樵先生游初濂謁先生太霞洞中先生曳杖微笑出迎坐濂於海紅花下俄呼酒酌濂先生自歌古詩奮袖起舞子善侍先生側目濂引滿以成先生之樂濂自是得與子善交後三年再謁先生復見子善時先生年耄重聽或有所問子善從傍書濂言以對及濂辭先生

還子善送至山高水長處坐石共語依依弗忍去自時厥後久不見子善聞子善獨奉母某氏居陋巷間雖無儋石之儲魯不少戚戚動于中每遇明月之夕輒鼓琴以自娛琴已復把筆咏詩弗輟濂竊悲之人徃徃窮則失守有若子善之爲造物者必能昌之今年秋復求子善而謁焉則子善之死已三年矣嗚呼天者豈易知耶子善之固窮如是乃復使之早天是果何理耶嗚呼悲夫子善通周易諸家說屢就試有司不中家益貧年過三十不能娶有一妾爲生二子長某五歲幼某三歲子善毋死未幾而子善又死二

子蓋惻然可念子善之友張良金常編蔣備器率諸好義者既買棺以斂子善復用羨財贍其諸孤子善得年四十生於皇慶壬子某月日卒於至正辛卯某月日以某月日同母葬於縣南二里姜原蓋潘達所瘞地也瘞一年備器來謂濂曰子與子善頗交久盍為銘嗚呼濂尚忍銘吾子善邪昔孟郊歿貧無以葬其友樊宗師為告諸嘗與往來者經營喪事且以餘貲給其遺孀昌黎韓文公與交遊甚洽實為銘其墓今觀子善之事固不能盡同其交友之所盡心者則茂古今之異也濂雖無昌黎之文又可無一言慰子

善於地下也嗚呼悲夫銘曰
 孰使子材孰使子窮又孰使子年之不豐彼蒼者天曷其夢夢一氣悴榮或繫其逢我作銘詩以弔其凶以哀其終以揭其封

鄭仲涵墓銘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朝離書帷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子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為文春葩蒲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場屋皆不合有

司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是爲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畜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籍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間人見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歎曰吾惡用是爲哉又棄去取羣聖人之經而燐温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濶洛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轅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適諸用毋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醫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爲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

域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念毋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贖疾迨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癸卯之夏諸暨戍將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寇且至群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橐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往分之雖身罹寒沍不卹也從弟澧與妻蚤夭三女僮儻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已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

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
至於周旋事爲之間條理粲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
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在內之
行如此達之於其外者尤夥也蘄春王烈家燬於紅
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
去同縣騷人貧不能養母來愬於仲涵仲涵曰吾何
無母可養邪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
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
求給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
乏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

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爲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
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蹤絕
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爲尤甚舊有石梁久
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爲倡衆翕然
而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白流金道多病暍
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
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爇火溫之乃解自
衣續裘爲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卧廟門無衣愈於
寒士仲涵與妻周寯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
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

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爲月泉書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聾爲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辭意悃欵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驩然相聚嗇然相惇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見其袖一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

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彙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于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余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余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召摠脩元史與仲涵約曰子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祕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復待罪禁林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

見且申前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爲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詞纏綿悲愴尤足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潸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投淚而言乎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惜以孽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蓋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真孝處士勒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也其先世遷徙之詳見譜圖記曾祖德璋宋青田尉祖文轟父鉅母周氏配室即周寓生一子楷也以文學稱女二一適呂

堂一未行孫一燿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十三日卒於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某月日葬某山之原禮也銘曰

質瑤璋兮絺繡文旣姤麗兮又粟溫宜參雅樂兮獻明庭胡淪巖穴兮鏹其英匪進則退兮道之常保家肥兮譽彌章民同胞兮勢弗殊使我心側兮軫寒與饑少微煌煌兮雲掩之陰雲英英兮又不能霖何前古兮後何今思美人兮涕泗沾襟

陳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府君諱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姓蔣氏初周公庶子伯

懿受封于蔣子孫氏其國在漢居杜陵者最著死州
刺史詔尤有名詔四世孫山亭鄉侯澄徙居義興之
陽羨澄七世孫樞仕晉爲吳郡太守復南徙台之仙
居唐末五季之亂樞裔孫勛避地發之東陽仕吳越
錢氏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遂家
焉府君蓋其後也曾祖諱天眞宋紹定中入粟佐邊
授迪功郎祖諱沐元南康路建昌縣主簿父諱吉相
少儻負氣嘗事仁宗于東宮擢典用監知事出爲
襄陽路穀城縣尉以卒府君生于燕都兒時嶷嶷
聳不妄狎笑八齡就師讀書終日據案端坐未嘗旁

顧其師竒之使察諸生怠肆者諸生長憚斂戢莫敢
譁年十六侍穀城之官杜門絕賓客不交晝夜攻學
毋夫人閱其勞節膏油不多與俟毋寢以衣衾蔽牖
而誦夜參半乃已穀城蒞官剛嚴府君因事進諫多
所匡補出遇其吏民恂恂退抑人不知其爲尉子也
旣冠而歸時許文懿公謙以道德爲學者師府君從
而受其說識悟過人辨析精確內涵外飭日超月異
先輩皆自謂不及然府君務見躬行以禮齊其家奉
先祠謁拜祀奠取朱子所脩儀文行之歲時率族人
祭始遷祖墓祭畢序長幼列坐告之親睦之道屬之

近者朔望必會貧者歲周以兩月之粟脩建昌所創
義塾延師儒教其子姓至於鄉人每歲冬至殺牲置
酒會長老俊人行鄉飲禮府君為之講說嘉謨備行
使聽之曰為父兄弟當如是鄉民莫不化服細民
寡者貸以粟不取其贏待以炊者常數十家東陽多
宋貴臣族民藝其田者既入粟半復畝徵其絲民頗
苦之府君倡其鄉人曰君子以養野人柰何厲之遂
罷不徵人用是德府君稱其善不虛口遇事無大小
皆立決不形於謀議所為輒出人意外初延祐中惡
少結邏卒誣平民為偽鈔破其家意府君儒生可侮

以語撼之冀得賂乃止府君怒走白太府逮惡少實
于法害遂絕由是宿豪文吏搗手相戒不敢過其門
府君益刻苦為條法使後嗣可守室廬械器皆預為
數世計各極其精善人服其才而惜其不獲施于世
也府君饒於貨產脫去華靡習聚書萬卷致力其中
著四書箋惑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通若干卷治
平首策二卷學則二十卷韻原六十卷府君懲士習
淪於夷俗獨製古冠衣服之揖讓步趨必以禮法人
望之神情夷朗如逸民高士及即之則雍然和與之
語出仁入義愈久而愈無窮年四十有七以至正四

年六月辛酉終于家學者私謚貞節先生十二月壬申葬縣南乘輿鄉御史里馬塢之原娶葛氏宋叅知政事端獻公洪之玄孫子男四人大同興宗嘉亨允升女四人適葛實李觀及東陽儒學教諭李思文其一蚤卒孫男十人昭暉旭暉昇昱昂昂景果孫女二人適許益亨鄭格曾孫男五人鈞鑾鏞鎮某女三人允升嘗從黃文獻公潛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早死而二次子亦繼卒獨大同存善承其家學以故國子祭酒許元狀來請銘余未壯時嘗拜府君于家灸其言語儀貌儼然成德人也蓋今四十年而

余亦老矣銘烏敢辭銘曰
棺之九九或朽于山堂之巖巖或病于顛天產其良不需其完人愠以咨我恬以安探聖之源揚道之瀾不諧一時千載之傳

鄭檝墓銘

浦陽鄭檝少凝慤寡言能暗誦易詩書論語孟子稍出爲詩歌可觀先生長者能之爲加布其首字曰叔通年二十至正丁酉三月辛巳以病執亡四月癸酉葬仁義里三角山其父濂哭之慟來謂予曰檝也幸從先生游先生謂爲可教竊意其能亢吾宗今不幸

死矣先生儻不死之蓋爲銘予聞亦哀不自勝爲著
銘曰
父母生子孰不欲望其成矧如楫之秀穎者乎今未
出弱齡而遽實魄泉下可悲也哉可感也哉

唐思誠墓銘

嗚呼吾思誠其死矣乎吾竊稱東南文獻之邦十數
年來故材已實而新秀未茁所以承前而引後者當
有其人而思誠其可死矣乎嗚呼初濂年十九時來
書游城南識思誠於玄暢樓上思誠長濂僅三歲濂
見其斂容端坐辨嚴光陶潛優劣歷舉傳中語而以

義表之袞袞五千餘言濂雖慕之意思誠或致力於
斯故知之爲獨詳他固不能皆然也自是以來日與
思誠親當風氣曠暝賓客滿坐或觸其談鋒而思誠
岸幘傾吐愈詰難愈見不可窮有來求詩若文者肆
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雨方滋宿藹雜芳不擇地而
發思誠未始有自矜意且曰文以達吾言何以工爲
濂益慕之然猶謂思誠信奇士世之敏洽者將能之
而未知其充積於已者果何如也後五年濂從淵頴
吳公游越而思誠以庶訪副使暢公之聘講授淮陰
思誠搜剔經髓意融而言隨之聞者爭聽戶外之屨

常滿一時，寓卿若辨章左公、翰林承旨張公，叅知政事韓公，皆忘其勢，與思誠交聲華張甚。及思誠自淮陰還會，濂客錢唐，上思誠竭蹶來訪，濂欣甚，出醇酎與思誠飲，燹火夜宿，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種，餘及僻隱綿候之書，又數十家。濂時血氣未衰，尚能記憶，思誠各歷舉疑，以問濂，頗歷誦其文，而對思誠，抵掌於几，曰：君之精博，一至此乎？吾每見君言，訥然不能出諸口，又何善自閔藏而文采不露乎？吾之彊記，不下於君，第恨無書可誦。陳氏書錄之所記者，吾唯能了其三之二耳。濂聞思誠言，遂以所疑者反質於

思誠，思誠荅之如撞巨鍾，隨叩隨應，嗚呼！自科舉之習，行爲士者，趨辨目前，一遇有問，舌拄齶，不得發，孰有髣髴如思誠者乎？而思誠方耻以自名，又曰：吾學不徒博徒博，陸澄之書，尉爾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濂極慕之，始知思誠之學期明體以達用，而非獵襲以給談辨者也。後十年，濂既歸隱小龍門山，飲水著書，以樂先王之道，不復與世接，而思誠用部使者之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衢州路學錄，亦未及上，忽劄發下體，大熱如蒸焚，已而增劇，遂卒。時至正丁酉八月十七日也。濂方避兵，勾無山

南思誠之沒不及知暨知之而思誠之骨已入土久矣濂奔走西東弗能絮酒一酹墓下思誠之弟懷敬奉門人徐孳狀以墓銘爲請嗚呼濂其尚忍銘思誠乎思誠幼而穎悟未就師傅已略能誦詩既長受業于文懿許公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說無不究之雖名物度數之微亦皆訂覈其同異大抵其學以濂洛諸儒爲宗故粹然一出於正武威余公持節海右深慕思誠之學特傾下之余公善大篆或請書楊雄九州箴者余公不知所出思誠曰此載在古文苑即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

辭余公爲之驚服思誠天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情之行自幼至老劬書不厭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之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辨名曰破萬總錄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鉤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于家思誠諱懷德思誠其字也姓唐氏唐爲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曹試童子科者莫可勝數而傑然出乎其間者世稱說齋先生先生諱仲友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

由紹興甲戌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累遷著作郎迭守名藩更秉使節終官朝議大夫思誠先生七世從孫也人竊意思誠問學之富似無忝於先生君子之澤其未艾也當於思誠乎徵之孰知一文學掾之祿有不能食况望如先生焯著於時乎此濂反覆嗟悼而不能自已者也雖然先生之名其垂之於今者以學不以位也位勢之隆可行志於一時學術之殷則遺芳於千載今思誠雖死於困窮而其所著書具存其不與形俱亡者固自若也惡知後之人不以稱先生者稱思誠乎濂又何悼焉姑歷序相知之

次第以告世之知思誠者思誠曾祖欽祖津父琰孫皆不與仕籍卒年五十有一娶金氏五丈夫子升賁晉恒震女二申戌汙道演其壻也孫男三道堅無逸梓材墓在縣北婺女鄉之陽岡以其年十月某日塋銘曰

徐夫人墓銘

孰為嶢嶢而不昭昭孰為詵詵乃復焯焯二氣糾紛莫知其門有遺者文燁乎霞氛兮霆奔不泐以埋不軌以髡後千百齡其永存

事變臨之其能自立者鮮矣故持之以堅貞行之以柔順斯足以爲賢婦偏一則有虐忘縱佚之失焉若徐夫人者其備婦德者乎夫人姓余氏衢之開化人年二十適邑士徐君安越十三年生四子徐君死舅姑皆老家莫爲主貲產頗傾蝕夫人日奉羞膳升堂問體安否退則率媵妾治絲縷麻枲歲時機杼之聲聞于鄰里衣服諸子務臻華好青褰綵衿少長疑□人不知其爲孤年七八歲委之於學慈嚴兩至責其成績由是諸子咸爲善士而家迄以成舅姑相繼壽終治喪葬以禮鄉人暴強者皆畏其能莫敢凌犯

教女語婦必以夫人爲則年七十有八以洪武九年九月七日卒于家二十三日葬于清源里西村之原三男曰祿可詵一女適某孫男五人玄生林璣桂生以國子生擢給事中來請銘銘曰柔順爲德斯婦常濟之堅貞家乃昌執偏或墮弱與強二者維全保無爽猗徐夫人婦之良喪夫秉志事尊章內外屹然禮義防躬親織紝靡怠荒家政浸脩貲大穰男治書詩女衣裳壽彌德備名譽彰孝孫刻銘闡幽光卓哉婦則垂無疆

故朱夫人戚氏墓銘

夫人姓戚氏諱某字某婺金華人宋朝奉郎知袁州事如琥之曾孫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叅軍宋祥之孫貞孝先生紹之女年若干歸義烏朱君元踰若干年喪其夫三子皆幼時宋亡爲元盜起旁縣焚廬舍剽劫家單甚夫人艱勤悲悴事舅姑無怠容遇諸子有恩而嚴少子嘗戲取人一鷄卵夫人怒曰是乃所當取耶笞而責還之稍長遣從許文懿公游督教愈於夫在時粥釵釧資之俾無勸懈父老病殊殆迎以就養烹藥進食不寐者三月留十年乃終不以喪壟累兄弟出私貲爲其女兒歸朱氏蚤死夫人育其三孤

兒長兒亡又撫循其男女爲擇名族嫁娶族女貧不能行者必以貨助窶家得子多溺死以倫理訓誘俾勿溺資以粟帛里中人德夫人如慈母夫人與娣姒和視娣姒子猶已子御媵婢仁而威聞夫人警效咸肅畏諱者止惰者執業以俟久而知其可事多終身不忍去夫人春秋既高三子冠裳翼然須髮頽白升堂奉觴以次爲壽諸婦孫男女數十人列侍左右懽愉竟日年八十時媼連賓客慶問者以千計夫人讀書史爲人言皆有詞采可稱述壽八十有七猶康彊不衰且起盥櫛召子孫來前曰吾殆死矣就枕熟寐

日晡遂卒至正丙戌五月九日也十二月某日遷朱君之柩合墓其里東山之原三子長曰震亨有學行人尊之曰丹溪先生次曰巽亨次曰蒙正皆善士孫男五人嗣衍嗣洪嗣紀嗣湜王汝孫女十人皆爲巨室妻曾孫男二人文栢文楮女子三一適人其二在室夫人卒三十五年嗣紀以狀拜泣曰夫人於朱氏爲賢母宜得銘余曰嘗聞丹溪言信然丹溪學可師法觀丹溪可知夫人賢觀夫人其子之賢益可徵余奚由讓銘曰

詩稱賢知多本母氏史傳子輿三遷是紀仁猷義訓與性皆成導之爲善川赴木升少闕其端愈長滋戾曷若夙教圖難於易有儒丹溪行介德方匪惟師承惟母之良祗率慈惠具有典則尊章歎咨遐邇遵式黃髮朱顏眉壽樂康環珮紳綉秩其盈堂善慶孔多澤則在後後人勿忘碩儒之母

故王母何夫人墓銘

門人王綬喪其母夫人何氏衰衣稽顙求造墓隧之文予與綬之父翰林待制君學爲同師官爲同朝揆義不可辭夫人諱妙音婺之義烏人大父仁父智母傳氏父早世傳厄于窮重醮金華俞氏俞故名闕夫

人隨母鞠其家逮長大父器之撫其頂曰是女柔嘉其凡子儷耶時同里初齋王府君良玉家居講授受業者百人大父爲夫人擇配環視諸弟子心自計曰無有出王禕右者禕即待制君府君之仲子也府君揣其意乃命行媒相知名片言成姻夫人旣歸事君舅君姑甚恭待娣妙壹以和勝三族競誦其賢待制君方從黃文獻公學絕不爲家謀夫人挺身任之不以一髮貽其憂待制君能以文辭鳴海內者夫人之助爲多待制君出佐方州入官禁林恒挾少房與俱夫人安之謂世之當然自後待制君持節諭西南夷

六載不返夫人攻苦食淡絜絜然與二子綬紳居歲時具牢醴祭王氏祖若禰奉卮酒前酌命二子拜後曰我王氏老主婦也禮則宜然聞者爲悲之夫人訓二子成人且爲授室抱二女孫宜定宜亦許適予孫恂夫人猶日治絲枲不廢經畫內政斬斬中度雖備丈夫有所不能由是家寢裕然以待制君久未還積憂成疾羣醫不可藥紳盡焉心傷亟割股作糜以進竟不愈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遂歿壽五十六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縣南崇德鄉青巖里之象鼻岡禮也嗚呼若夫人者其盡爲人婦爲人母之道者

乎銘曰 夫學方弘 婦德維貞 同聲而相應也 鷄號而興 絲枲作朋 克勤於內政也 青燈宵明 顧影惻惻 能安於義命也 國史著銘 焯行幽扁 欲其辭之稱也

故金母翟氏夫人墓銘

洪武乙卯七月三日故金母翟氏夫人以疾卒于南京之寓舍 壽七十六 以其月二十四日奉柩還葬 故居無為州巢縣之橐臯鎮 其子朝興既備書卒塋 歲月刻石以寘玄堂 復介予友錢顯狀其羣行 請立銘於墓門 按狀夫人世居無為州城偃月池上 今遷

於橐臯 父大成 巢縣稅務副使 母徐氏 夫人自幼溫醇莊重 巖然如成人 父母有命 毫髮不敢違事 姊若兄亦盡其愛敬之道 故一家奇之 皆言慎擇所居 不可與凡子 年十六始歸 同縣金君斗輔 今封鎮國將軍 僉大都督府事 夫人既歸 孝養舅姑 甚至婉愉 其容色唯恐有拂 其意晝食之間 未饋食不敢先飯 或遇有疾 具鼎烹藥 齊嘗而後獻 其於四時祭祀之禮 尤謹 祭器必親滌濯 瀕祭心存日著 儼乎若有覩者 助鎮國公以節儉植家 凡為伉儷者 六十年相敬如一日 未嘗以片言相加 遺人以為難遇 諸內外媼族

一循禮節若鄰曲若謙勝亦皆有恩惠故稱夫人之德者無間言生子男四人長温次良次恭皆先卒季即朝與驍勇而有謀當元季兵亂四海鼎沸歲乙未從皇上渡江與諸將削平江東取淮淝下湖湘定中原收西蜀十五年間與有勞烈遂由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陞為本衛指揮使階昭勇大將軍改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於是司勳援例上聞夫人致有今封鸞誥賁臨人皆為夫人榮不幸以一疾終嗚呼夫人其飭躬也儉其奉上也孝其事夫也敬其迪子也嚴其使下也惠五者備矣其無愧婦道

毋儀者乎銘曰

葆貞則兮循天經叶篤孝敬兮奉尊章親滌濯兮慎烝嘗事夫以敬兮終身不爽叶子為武臣兮從征四方斬將搃旗兮紀功太常鸞誥自天兮燁其寵光夫人雖歿兮名不亡橐臬之原兮山秀水明叶太史作銘兮薦此石章

故寧海郭君妻黃氏墓銘

天地之間為人倫之綱者有三曰君也父也夫也君統臣父統子為綱固宜妻與夫齊亦以繫之者何蓋夫者婦之天婦能尊夫夫能統妻則倫紀脩明而家

政嚴飭不然則反目之禍作而數諸之事起矣其有
生能敬夫如賓歿而服喪若父者孰不謂之賢哉予
於寧海黃夫人之事不能無所感也夫人諱珍生有
淑質父某與其母王氏絕愛之年十八歸同里郭君
仁壽夫人尊之甚異動靜必遵稟而行毫末不敢欺
內外諸政率皆親蒞雖甚勞動弗憚君好賓客朝夕
酣觴淋漓談辨以爲適家單不能備物夫人極意營
集不使知窘澁之狀君一日入台城歿於旅邸夫人
聞之慟絕者數四及靈車至庭撫棺一號遂暈眩仆
地幾欲無生以湯藥灌之移刻乃蘇治喪一循古禮

布苦柩側取石爲枕不解衣而卧者三月石有稜當
枕處肌肉成創創液浸淫其子泣爭欲以木易之不
許三年弗御酒肉柴毀骨立與人言則曰未亡人未
亡人未嘗有愉色或曰孝子之喪父其有過於夫人
者乎或曰夫人之事夫固至矣其於君舅君姑殆有
過無弗及焉事舅姑固孝矣其在家也善奉父母亦
有過無弗及焉其後父母無子而終相夫上宅兆瘞
之哀慕至老不衰若夫人者豈古之所謂無愧人道
者非邪嗚呼位極三旌有不足榮也祿盈萬鍾有不
足貴也名傳四裔有不足多也此權勢者可僥倖而

致也惟夫制行可以厚人倫可以移風俗古今人莫不多之貴之榮之且天地始終而不可泯也其不可泯者非有增三綱九法之重者乎夫人之事烏可使之不傳乎夫人壽五十六卒於洪武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山生子四彌遠濬俊女一適傅士常孫三女二予在京師濬爲大學生嘗從予游以文學知名于時濬來請銘銘曰振其綱萬目乃張卑尊而有常庶各循乎降衷叶苟反于斯維家之殃懿哉夫人厥德允威可以重彝倫而樹世防彤筆煒煌特以昭其藏

陶先生妻喻氏墓銘

嗚呼是惟當塗陶夫人之墓夫人馴德淑行自幼出天性父母異之曰是女也良非凡子配也慎選久之始嬪同郡陶先生安姑徐氏方毅以禮束辭下不可越尺寸鷄始鳴夫人往候起居察顏色薦羞能獲姑心姑病皇皇不自寧力苟可致無弗及者暨卒先生適以使事留淮夫人襲歛殯莫無遺度晝夜慟幾至傷生人稱爲孝婦先生沈涵道藝以千載自期夫人恐以家汨其志凡內外政皆身服之不以勤先生先生之名聞于江南者夫人有所焉先生舉進士州人

士無少長咸賀夫人不喜色或怪之夫人曰夫君所
茲者德爾名非所急也及爲校官問道考德者接武
而至夫人則館之如未嘗貧春秋之祀盛服事滌濯
不後勝御及祭升降周還精誠迫至若欲見之恒居
不施丹鉛不服金鈿翡翠綺綉物後其家雖盛夫人
處之猶前貧時女第四皆適間右族歲時來歸各爲
靡曼飾相夸漫夫人唯御常服充充無歉容喻宗諱
曰是祗專靜嘉者也諸婦今得師矣人稱爲令妻訓
二子動靜必以學稍涉豫怠正色訶勵之偶見奕器
于厩怒曰此牧猪奴戲耳汝爲名家子亦復爾耶昇

之火二子因惴慄自持遂以學聞人稱爲淑母先生
將移家秣陵夫人不悉獨其母且虞有兵禍力迎與
俱母以耄年辭夫人泣曰世道方棘唯高城深池可
倚耳母從之其族果及於難人又服其有先識云夫
人諱德常字可貞姓喻氏喻爲當塗名門曾祖某祖
某父汝政母梅氏二子則晟曼也孫一壙壽四十七
以某年月日卒卒後十日權厝江寧縣陶家山之原
嗚呼自先王之教不行公卿大夫多京德以名勢相
銜以利祿相媒頽波滔滔日流而弗返况所謂女婦
乎有如夫人羣行之美可爲女師可爲女範蓋於古

而無愧者又何可少也昔劉向傳列女八篇一事之善唯恐泯沒無傳使夫人生丁其時名有不著者邪

銘曰 自夫王女嫁不於公卿大夫之室其德

夫人之行柔且則饋祀潔齊家政飭補紐澣濯亦盡

職紛華弗御食儉德內外順治夷以懌栗而能剛類

圭璧群女從之視為式壽年不遐聞者惻先生祿位

日恭施玳首錦纁書五色龍光當臨賁幽室史氏作

銘示罔極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二十二

